

朝阳随笔

三代人的春节

汪志

父母八旬多,我五十多,而成家的女儿三十而立,三代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腊月已至,年味渐浓,一些人已经在筹划着归家的旅途,等待的亲朋好友也盼望着与他们团聚。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了我家三代人的年。

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农村。进入腊月后,他们二者也开始忙碌着过年。也许是过去岁月的怀念,父母的年一切以“自己动手”为主。动手做石磨豆腐、石磨元宵,动手做挂面、馍馍、年糕、炒米糖、炸油豆腐、圆子,炒花生、葵花籽,等等,连春联都找村上的人代写。过年要穿新衣裳,父母都会找镇上的裁缝量身定制,连新布鞋也是母亲缝制,一切都是原汁原味。除夕,父母要做一大桌年夜饭,这些年夜饭菜一直吃到正月初三,寓意年年吉庆有余。细想起来,父母的年不仅经济实惠,而且有滋有味。

我长大后在离故乡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工作。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再加上工作忙碌,我每年的年都忙碌在菜市场,买,买,买。虽说买起来方便快捷,一切都是现成的,但开支大,尤其吃起来没有父母亲手做的香甜。从年夜饭开始,我们家的年,一切都是现做现吃,吃多少做多少,因为我看过一本《膳食营养学》,说做好的新鲜饭菜,隔夜吃,不仅鲜味全无,而且大都会产生毒素,吃后会危害身体健康。于是,即使是年夜饭,我也会尽量做得少一些,宁可缺一口,不吃剩饭菜。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繁华的沿海大城市工作并成家。这几年,女儿家的年夜饭都是在酒店吃的。女儿说,时代在变化,年夜饭的主要目的是家人团聚,在酒店用餐既方便省事,又能吃到自己做不出的美食,除了菜品更丰富,可选择余地大,也省去很多步骤和时间。一年四季忙碌的他们,大年初一就全家外出旅游过年,大前年在重庆,前年在海南,去年因疫情只好居家。女儿认为,去外地过年,可以品味各地不同的风情及年味。旅游过年、反向过年、异国过年,他乡过年,和在老家过年、与父母过年一样,不都是一家团聚、感受浓浓的亲情吗?不照样是享受过年的美好和喜庆佳节的欢乐吗?

回想起三代人的春节,每一个春节都如同盛大的宴会,团聚、欢笑、举杯,喝下一整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曾经的年是一个仪式,庆幸一家人相互扶持走过艰难与困苦,祈求上苍庇佑来年的丰收。后来的年是一个宴席,平日忙碌的家人围着圆桌聚在一起,推杯换盏谈天论地,收到压岁钱的孩童欢天喜地,跟着小伙伴满大街地乱窜,在鞭炮声中嬉闹欢笑。现在的年还是一个维系,问候与祝福通过手机从五湖四海传来,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朋友也借此表达思念,人与人的距离看似很远,彼此之间的情谊却从未消失。

三代人的春节,一年又一年,让我们从青丝到白发。

诗 歌

这样的光阴

刘贵娟
这样的光阴
静白、微尘
从一簇簇喜庆的烟花中走出来

这样的光阴
柔软、馨香
是一桌团圆饭
是大红灯笼
是一个家

这样的光阴
清纯、饱满
从井站中飘出的年味
诱人、甘甜
是一段管线
是一部机器
是几行数据和超产的喜悦

这样的光阴
如海如潮如诗如画
是石油人浓烈的家国情怀
是殷切盼望的中国梦

这样的光阴
在采油车的年轮内加密
在巡井小路上起起落落

这样的光阴
迎接新年的曙光
照亮心中的信仰
在这样的光阴里
做一滴黑色的石油
有无上的荣光

散文

在荒原上过年

尹希东

我在荒原上过了无数个年,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新年,却始终温暖着我的石油人生之旅。

“唉,这天气,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要过年了下起雪来。”那年的腊月二十八下午,大家望着天空飘起的零星雪花,眼中流露出些许焦虑。

“兄弟们,明天早晨无论如何,也要把设备搬上去,争取大年三十完井,叫你们嫂子给大家包饺子吃,保证大家过个好年!”马队长扯着嗓子给大家鼓劲儿,眉眼间掩饰不住兴奋。他的家属从鲁东南老家第一次来队上过年。

年前,队上接到指挥部抢上一口新井投产的通知,队长对节日工作进行了部署,两个班组需要留守施工,其余两个班组的兄弟放假回家过年。我所在的班组就在留守之列。队长宣布留守人员名单后,我虽然很想回家过

年,但这是命令,只得把思乡之情暂时埋在了心里。

大年二十九早晨,下了一夜的雪终于停了。天也放晴了,放眼望去,荒原上笼罩上了一片银白。瓦蓝瓦蓝的天,白皑皑的地,积雪与枯草拥抱着井架,使广袤无垠的荒野显得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作业二班留下帮助马嫂子剁馅子、包饺子。马队长带领我们作业一班迅速组织抢上作业设备、值班房。

搬家车辆拖着盛满井下工具的爬犁,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上慢慢滑行着。我们穿着厚厚的棉杠杠服,戴着狗皮帽子,蜷缩在值班车车厢里。在这即将过年的日子里上井干活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刻,荒原上显得比平日冷清了许多,路上的行人也少了许多,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一班人,此刻却都陷入了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荒原上的风声从车厢边缘吹着口哨掠过。远处偶尔传来稀疏的鞭炮声。听到鞭炮声,大家的思家心情更加强烈,而此刻的沉默,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马队长知道我们小伙子此刻的心情,一路上也没多说什么,快到井场时,只说了一句话:“兄弟们,咱们就是一家人,把活儿利利索索干完,早点回家过年去!”

到了井场,大家熟练地各就各位,一起将井口四周的积雪清理掉。每个人都感觉工作节奏比平时快了很多。全班人员马不停蹄地大干了一整天,工作量比平时多完成一倍。马队长很高兴,晚饭时特地买来了烧鸡、老百姓酒犒劳我们。夜班人员的心情也是一样,奋战了一个通宵。到了大年三十上午,这口井就顺利完井。

大年三十下午,队上开始热闹起来了,马队长首先拿出一挂大红的鞭炮点燃了,伴随着那噼噼啪啪的震耳声,浓浓的年味一下子就烘托了出来。大家开始忙活起来,有的包饺子,有的贴对联、贴过门钱,有的挂红灯笼,那过门钱、红灯笼还是马嫂子特意从老家捎来的。有人高喊:“过年喽,过年喽……”高亢的声音,在荒原上传得很远很远。

小小的队部充满了欢声笑语。最热闹的就是包饺子的时候了。我们小伙子没有一个会擀饺子皮的,有的捏成了四不像。马嫂子看着这些“杰作”,脸上笑成一朵花,于是一遍遍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擀皮、如何包馅。马嫂子的到来,给清一色的男性世界注入了快乐,既减少了我们的想家情绪,又让我们感受了一种特别的温暖。不知怎的,大家都愿意往马嫂子面前凑热闹,或许她让我们感受到了母亲、姐姐的亲切。

当饺子在那口热气腾腾露天大铁锅里上下翻飞,当寒冷的空气中飘起饺子香味时,荒原的除夕就慢慢降临了。马嫂子把一碗碗饺子端上桌,又拿出从老家带来的老窖酒、烤猪肠、五香花生、炸年糕等,组成了一桌子丰盛的年夜饭。又一阵鞭炮响过之后,一家人就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了。

大家相互问候、祝福,笑语、酒杯营造出了浓浓的团圆之情。这种浓浓的氛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淡忘了思家之念。

那时队上还没有电视。吃过团圆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守夜,马队长给大家讲述了老石油在荒原上过年的一些情景。从马队长深情的讲述中,我们这些初来荒原的小伙子对石油人的使命和责任多了一分理解。只要你走进荒原,成为一名石油工人,有时就需要舍小家、顾大家,在荒原上过年就会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大年初一,我们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又向着荒原的战场出发了。

与一场雪共赴新春

崔向珍

雪花是新年的使者,点亮暗黑的夜空,飘落一地祥瑞。放了寒假的小孩子们,起得比麻雀还早,在广场上打雪仗、堆雪人、热火朝天。

这场雪下得挺大,映着老年公寓大门上的红灯笼和对联,格外好看。看着院子里正在赏雪的老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给母亲送雪去。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在厨房里找到一只小水桶,拿了铲子下楼,直奔小区东边的植物园而去。

穿着橘红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扫雪。雪铲、扫帚、铁锹交替挥动,他们的头上热气蒸腾,脚下的积雪咯咯吱吱。从我们小区走到植物园,我一路不停地跟清洁工打招呼,认识的不认识的,好像都成了老熟人。

从植物园东门进去,凭着记忆,踩着积雪,我直奔竹园。园区里的大树小树都胖了,枝枝干干上堆满了晶莹的雪花。一些调皮的麻雀、几只寻食的喜鹊,把树根边的积雪刨得乱七八糟,半腐烂的树叶浮在雪上,杂乱而醒目。一缕一缕的阳光时而不时地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雪地上,亮闪闪地晃眼。各种动物脚印,深深浅浅地在雪地里延伸,一直串到绿意葱茏的竹林里去了。

竹林边的草地上,洁白的积雪平展展地铺开,不染一丝杂色,纯净得让人心醉。为了不破坏这份和谐,我选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铲了一桶雪,晃晃悠悠地提着,哼着歌儿往回走。

这个可爱的天气,一会儿洒几缕阳光,一会儿飘一阵雪花。小区门口的大红灯笼上面,堆积着薄薄的一层白雪,喜庆,年味儿十足。我走到父母亲楼下时,发现母亲正在落地窗边看雪。我对着窗户,把小桶里的雪举得高高的。母亲显然是看到了桶里的雪了,使劲冲我摆手。

进了门,母亲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了。我把小桶里的雪放在茶几上,母亲一边说我傻,一边用她那只灵活的左手抓了一把雪,放在右手的掌心攥了好大一会儿,好歹团成了一个雪球。屋里暖气很热,母亲把小小的雪球轻轻地贴在脸上,静静地感受着它的温度。“真得劲,好几年没有摸到雪了。”母亲不自觉地感叹,然后又很满足地笑了起来。

“好几年没有摸到雪了。”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母亲的这句话,视线突然模糊。我赶紧跑到窗户边,大声喊着“又下雪了”,悄悄地把泪水擦干。我这么一喊,母亲更加开心。她费力地站起身来,拄着拐杖,慢慢地挪到了窗户边。我把轮椅推到窗户边,让母亲坐好。我又把盛着的小桶放在窗户边的写字台上,让母亲一边看雪,一边玩雪。正准备泡茶喝的父亲,端着茶壶却没倒水,一遍遍地笑着:“恁娘儿俩,真够傻。”

父亲泡好了茶,外边的雪花也不飘了。我和母亲坐回沙发,又把小桶挪到茶几上。父亲掀开壶盖倒茶的时候,母亲丢了一点雪进去,父亲不但不恼,反而乐呵呵地说“好喝好喝”。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壶茶喝淡了,小桶里的雪也快化完了。我打算倒掉的时候,父亲说:“放着吧,挺干净的,放两天浇花用。过年嘛,留个好兆头,瑞雪兆丰年。”

回家的路上,我专门找孩子的地方走,跟他们打了一阵雪仗,点了个小小鞭炮,堆了个四不像的雪人,一路顶着满头的白雪奔跑,气喘吁吁、笑声如歌。



胡庆明 摄

散文

童年的年味

樊俊利

岁月是一列没有站点的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提速。耳边还萦绕着鞭炮声响,刚咽下的年夜饭似乎还在喉咙中,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不经意间,蓦然回首,一年四季已经完成一个轮回的交替。岁月公平地为每一个人普调了一岁。

小时候,清贫的日子好像一辆破牛车,慢得叫人直跺脚,每天数着指头过,最大的心愿就是过年。

大年三十晚上,大人们点燃红色的蜡烛,围坐在炕沿上一边聊着一年的辛酸和收获,一边包着饺子,包进一家人的希望和期盼。不知不觉,新一年的钟声敲响,一阵阵快活的鞭炮声把个大年夜搅得欢快无比。我们

创新,镶上红绿纸条。再把几张年画贴上去,贴上红红的对联。那座低矮的土房子便有了精气神,像一个驼背的老人突然挺直了脊梁,一派喜气洋洋。

母亲忙着蒸馒头和年糕,红红的火苗在灶膛中欢快地跳跃,袅袅蒸汽夹杂着草木的清香萦绕在鼻唇之间。我和弟弟、妹妹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急不可待地站在灶台边。缕缕青烟从房顶的烟囱口升起,就像乡村的轻魂,被落山的夕阳浸染。

大年三十晚上,大人们点燃红色的蜡烛,围坐在炕沿上一边聊着一年的辛酸和收获,一边包着饺子,包进一家人的希望和期盼。不知不觉,新一年的钟声敲响,一阵阵快活的鞭炮声把个大年夜搅得欢快无比。我们

脱下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服,穿上母亲纳的平底布鞋和一件水青色平纹的布衣裳,浑身上下好像打了鸡血,那个神气!

乡村的家家户户门是敞开的,乡村人的心扉也是打开的。

吃完饺子,天还沉浸在暮色的回忆之中。沿着红灯的眼神来到街坊邻居、亲戚家磕几个响头,问一声好。

老人们看到脚下虔诚跪拜的晚辈,乐开了花,赶紧从衣兜中取出包着红纸的压岁钱。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又蹦又跳。

红红的乡村年夜最有味道。天刚一擦黑,孩子们就取出自己的灯笼、灯车,点上蜡烛急匆匆出门。

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灯盏,三个一帮

五个一群,像一颗颗雀跃的心,在静

美的乡村之夜游动着,照亮了一条条街道和回家的路。家家户户的门口高挂着大红灯笼,那是新一年的期盼,照着新一年的路。

过年时,能有一包爆竹是男孩子们最大的快乐。有一年的大年初三,我到姥姥家去拜年,家住渔村、几年没见的四姨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个土爆竹塞给我。我把它紧紧攥到手心里,生怕有人抢去。恰巧,这时有亲戚来,姥姥在灶旁点了一堆柴火取暖,也把我叫了过去,忽然,“轰”的一声,我的手心被炸伤了,痛得我号啕不止,折腾了好几个月。至今,看到左手心里留着的那块清晰可见的伤疤,往事再一次浮上心头。

童年的年啊,酸涩中带着甜,哭着哭着就笑了。

平凡的力量

王永军

看到他如此忙碌,我按捺住内心的纠结:是否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段,贸然来到他的办公室。其实,也不能称作是“贸然”,之前电话沟通过。我看了一下手表,没有提前,也没有滞后。

记得上次采访他,他也是如同今日般忙碌。在他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正午的阳光投射到室内的桌上,与时而响起的电话铃声形成了对比。一动一静之间,他如一只蜜蜂,飞来飞去。

他叫冯丙坤,是齐鲁石化烯烃厂裂解车间主任,我采访的主题是炼油厂大检修后如何做好乙烯裂解物料保供。这些天,他一直马不停蹄,是

适可而止,不夸大、不浮躁;每个举措、每次行动,都颇有章法。他用“稳中求进”来接受挑战。我由衷相信,他的信心和阳光,会让每个人鼓足干劲,充满力量。

去年夏天,又有很多新员工来到这里。看着他们一张张清新、稚嫩的面孔,一如当年我们的模样,却又有那么大的不同。企业的规模和效益,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和工作环境的舒适便利,都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这便是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而我们,也在企业变革中释放出更多的潜能,看到更多的新奇和变化,以一颗敢于担当的心,乘风破浪,更加勇敢、坚定。

炼油厂检修后,裂解原料时而会有变化,他们也是十八般武艺齐上阵,唯一目标,就是不辜负这生产黄金期,克服不利影响,保持生产平稳,实现高产稳产优产。

言语间,他流露出超乎这个年龄的成熟与担当。许多思路和目标,都

是适可而止,不夸大、不浮躁;每个举措、每次行动,都颇有章法。他用“稳中求进”来接受挑战。我由衷相信,他的信心和阳光,会让每个人鼓足干劲,充满力量。

去年夏天,又有很多新员工来到这里。看着他们一张张清新、稚嫩的面孔,一如当年我们的模样,却又有那么大的不同。企业的规模和效益,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和工作环境的舒适便利,都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这便是企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而我们,也在企业变革中释放出更多的潜能,看到更多的新奇和变化,以一颗敢于担当的心,乘风破浪,更加勇敢、坚定。

回望走过的路,心情明亮而温暖。在朝阳下,一切变得生机盎然。我们都是平凡的石化人,都在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加油鼓劲。而恰恰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奉献,总会给我源源不断的动力。